宋會要

郊祀議論

宋會要

太祖乾德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太常博士和峴言今月十六日親祀南郊合饗天地準晝日二十九日冬至祀昊天上帝謹按禮記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恭又按開元禮義纂云當禘祫之月不行時饗以大包小禮所從也望依禮令權停南至之祀詔可仁宗景祐五年十月九日天章閣侍講賈昌朝言伏覩南郊前一日皇帝謁景靈宮薦饗訖乃齋於太廟次日朝饗訖齋於南郊以臣所見朝廟之禮本告以配天饗侑之意合於舊典所宜奉行其景靈宮朝謁蓋沿唐世太清宮故

事有違經訓因河改革欲望將來朝廟前未行此禮候郊祀禮畢駕幸諸寺觀日首詣靈景宮謝成如下元朝謁之儀所冀尊祖事天禮簡誠至詔禮儀使與太常禮院詳定以聞禮儀使等言參詳真宗崇奉聖祖營建宮館每行郊祭必親薦饗陛下五經郊禋並修此禮今如候郊禮畢依下元朝拜則大為簡略如別擇日備仗衛宿齋親謁又誠煩併況尊祖之地務極嚴祇欲望且依舊例從之

全唐文

宋會要　郊祀議論

淳化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有事南郊前祀十日皇太子許王薨太宗以郊祀期逼禮有不便命宰臣集議改用來年正月上辛。大典卷五千四百八十八

宋會要

郊祀議論

神宗元豐元年八月二十九日郊社令辛公佑言北郊壇壝雖存而修飾不嚴與小祀諸壇相對無以別異况歲久經雨陛級低墊伏見圜丘用石灰泥飾及社稷宮

垣皆瓦木營建欲乞參酌典禮依放增修從之

宋會要

元豐三年六月九日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奉詔詳定燔柴方位臣等考之三代禮文皆不經見謹按後漢志郊祀既送神燔俎實於壇南巳地晉賀循議積柴之壇宜於神壇南二十步丙地當太微明堂之位唐禮因之柴壇在圜丘南内壝之外丙地今來燎壇元在丙地已應古制詔從之 大典卷五千四百五十一

宋會要

元豐六年七月九日尚書禮部言太常寺修定北郊壇制方丘三成級高四尺上闊十六步設八陛上級陛廣

八尺中級陛廣一丈下級陛廣一丈二尺三壝每壝各二十五步并祀儀皇地祇舊壇制八角三成看詳壇制既為方丘難設八陛乞別選澤中之丘以為方壇高六尺設四陛詔下集議而太常寺又言方丘壇制度皆不經見後漢為四陛高六尺陳宣帝壇壇高一丈二尺隋唐皆為八陛周禮以黃琮禮地鄭氏注琮八方象地則壇制八陛固有所本本部再詳周禮祭地以方丘且在澤中乃是經擬漢制設四陛高六尺其法可用蓋壇之四旁各設一陛則四陛與方壇於禮為宜又其崇六尺去地未遠且有親地之意詔以禮部太常寺所定壇高一丈二尺設四陛餘依所請

宋會要

郊祀議論

元祐七年三月十八日禮部言尚書左丞許將奏伏以三歲冬至天子親祠徧享宗廟祀天圜丘而其歲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則是皇地祇遂永不在親祀之典此大闕禮也不可不議伏望博詔儒臣講求典故斟酌其宜明正祠典今檢會元豐六年五月八日敕太常寺修定到郊祀之歲夏至皇帝親詣北郊祭皇地祇於方丘儀并上公攝事儀詔依所定今看詳如遇郊祀之歲親祠方丘及攝事並合典禮之正所有親祠北郊之歲南郊圜丘於理亦合以上公攝事及改樂舞亦乞一

就修定儀注如此則更無可議伏乞更不聚議又禮部
郎中崔公度言許將建言南郊合祭天地非禮竊見累
次集議未合將來南郊或別行大禮乞只用資政殿學
士陳薦建言依舊合祭天地并從祀百神公度又言謹
按周頌昊天有成命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又周禮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夏至祭皇地祇於方
丘漢武帝郊祀歌内惟泰元尊媼神蕃釐經緯天地作
成四時又曰涓選休成天地並况惟余有慕爰熙紫壇
思求厥路又曰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皆
合祭天地於南郊之辭也周頌合祭禮之情也周禮特
祀禮之文也文必有情情必有文然則祭祀天地或合

亦特祭於特君而禮則一也今特祀雖行即當依舊合
祭並依祖宗舊儀為聖朝萬世不刊之典詔令侍從官
及尚書舍人給舍臺諫禮官集議以閏九月十二日三
省以翰林學士顧臨等郊祀議進呈太皇太后曰宜依
仁皇先帝故事呂大防曰天地之祭自漢以來分合不
一唐天寶後惟天子親祠乃合祭於南郊其餘時祀並
依禮分祭國朝以來大率三歲一親郊並祭天地宗廟
因行赦宥於天下及賜諸軍賞給遂以為常亦不可廢
雖欲歲歲親行南北二郊之禮乃不可得令諸儒獻議
欲用禮官前說南郊不設皇地祇位唯祭昊天上帝不
為無據但於祖宗權宜之制未見其可蘇頌曰伏見仁

宗皇帝九郊皆合祭天地先皇帝四郊三郊合祭惟元豐六年用禮文所祭議止祀上帝而北郊雖已從所議修定儀注未及親行今年南郊望準故事蘇轍曰議者持合祭別祭二說各有所據若非朝廷酌量事體輕重大小斷自聖意臣恐無所折衷自熙寧十年神宗皇帝親祀南郊合祭天地今十五年矣皇帝即位又已八年未嘗親見地祇乃朝廷闕典不可不講范百祿曰祖宗皆遵故事每遇南郊合祭天地神宗皇帝聖學睿斷又以為圜丘無祭地之理遂詔詳定禮文所考求先王典禮至元豐六年南郊止祀上帝配以太祖禮記曰有其廢之莫可舉也先帝所廢稽古據經未可輕改臣以為

先帝之詔先王之典朝廷所宜遵守而行梁燾曰典禮重事宜更熟加講議十四日再進呈大防曰先帝因禮文所建議遂令諸儒議定北郊祀地之禮然未經親行令來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地祇獨不設位恐亦未安況前代人君親祠並祭多緣便於已事本朝祖宗則不然直以恩霈四方慶賚將士非三歲一行則國力有限今日須為國事勉行權制俟將來議定北郊制度及太廟享禮行之未晚范百祿曰祖宗圜丘合祭皆是循用後代權時之制至神宗皇帝元豐六年南郊不合祭地示乃是復行先王典禮今已著為大常寺元祐令昨來夏至已詔呂大防以上公攝事祭地於北郊況

祭不欲數今冬至圜丘地示未合再祭大防又曰范百祿之言雖是典禮未易遽行蓋為國事太皇太后曰大防之言是也非不知此蓋為國家事爾頌曰古者人君嗣位之初必郊見天地今皇帝初郊而不祀地恐未合古然而先王典禮未必盡同且虞夏之禮商周亦不相襲商周非欲變虞夏蓋質文異尚禮亦從其宜也至如唐虞之世一歲四巡方嶽遍祀群神夏商則五載一巡狩成周十二年乃遍仍不常行豈是盡行先王典禮況三代去今年禩益遠非商周去虞夏之比而國朝制作多循漢唐之舊郊丘宗廟之祀典章儀物之盛恩霈賚予之費事與古異豈勝變復今以皇帝初郊依熙寧十

年故事合祭天地伏將來過郊禮再下有司舉行先帝
詔旨詳議南北郊祭亦未為晚轍曰周禮一歲徧祀天
地皆王者親行自漢唐以來禮文日盛費用日廣故一
歲徧祀不可復行唐明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親郊於
致齋之日先享太清宮次享太廟然後合祭天地從祀
百神所以然者蓋謂三年一行大禮若又不徧則人情
不安此近世變禮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代遺
文參亂其閒亦失之矣今別祭之議有欲當郊之歲皇
帝先以夏至親祀北郊者有欲移夏至之祀行於十月
者有欲三年祀天三年祀地者然夏至暑雨方作以行
大禮勢必不可夏至之禮行於孟冬其為非周禮與冬

至無異而數月之間再舉大事力何以堪若天地之祀
互用三年則天地均為六年乃獲一祭而以地廢天以
卑略尊尤為不順鄭雍曰合祭天地自漢唐以來行之
本朝六聖亦皆合祭元豐六年方特祀昊天上帝然而
自古帝王受命之初未嘗不郊見天地者大防又曰適
所奏陳恐禁中未盡見本末於是條具祖宗以來郊祀
次數及臨等所議進入太皇太后宣諭曰皇帝即位以
來未曾親祀天地今行合祭不為無名大防曰臣等議
欲緣皇帝郊見之始特設地祇位於圜丘則於先帝議
行北郊之禮並不相妨令蒙聖諭正如眾議欲依此令
學士院降詔及言致齋日躬行廟享亦未合禮欲於詔

中令議官與北郊事并議施行乃降詔設皇地祇位于南郊　先是元豐中詳定郊廟禮文所建議親郊之歲設皇地示位於圜丘並祭非禮有詔下議而議者或以當郊之歲冬夏至日分祭南郊北郊以軍賞為二而分給之或以致齊三日郊廟各一日而祀徧或欲於圜丘之傍別營方丘而望祭或以夏至盛暑天子不可親祭改用十月或欲親郊圜丘之歲夏至日遣上公攝事於方丘先帝詔曰定親祠北郊如南郊儀并定上公攝事之禮至元祐五年尚書右丞許將建言三歲冬至天子親祠徧享宗廟祀天圜丘而其歲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即是皇地祇遂永不在親祠之典此大闕禮不

可不議始詔侍從官及尚書侍郎給舍臺諫禮官集議既而臨等八人議宜如祖宗故事合祭天地俟將來親行北郊之禮則合祭可罷吏部侍郎范純禮等二十人議天地重祀不宜數有廢舉昨罷合祭既已合禮而又紛更恐失尊事神祇之意請依先朝詔旨施行權兵部侍郎杜純請於苑中設望祠位置權火於壇所俟躬祠南郊之歲則夏至北郊上公攝事每獻舉權火望拜權工部侍郎王欽臣議宜如祖宗故事並祭天地一次中謝丕既中書舍人孔武仲等議請南郊專祀上帝而間以孟冬詣北郊親祠改先帝北郊之議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先王之制也先帝是正禮典至是猶復合議唯蘇

頌議論稍有經據頗合禮典　十八日詔曰祖宗以來
郊廟常祀皆以時遣官攝事惟三歲一行親郊之禮因
徧享廟室並祭天地於圜丘昨因詳定郊廟禮文所建
議親祠合祭不應古義先帝有詔定親祭北郊之儀命
下而未果行是歲圜丘罷設皇地祇位而廟享尚循權
制今朕以臨御之初郊見上帝因得躬享太廟然地祇
大祀獨闕不講深惟王者察於事地義不可緩其今歲
圜丘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申始見之禮
候親祠北郊依元豐六年五月八日指揮宜令有司擇
日遣官奏告施行仍候禮畢日依前來指揮集官詳議
將來親祀北郊合行事件及郊祀之歲廟享典禮聞奏

十月四日禮新侍郎曽肇言伏覩詔書冬至南郊宜設皇地祇位以嚴並況之報此蓋陛下急於親祭地祇不待考正典禮遽下此詔然臣竊詳詔旨亦云合祭不應古義今則設皇地祇位於南郊乃是復行合祭禮既以為非又自行之一詔之中前後違戾詔書又云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之制是則異時北郊禮行合祭復罷天地大祀國家重事而輕易變更頗類兒戲廢置神位幾於褻慕臣伏思陛下之意無他以謂王者父天母地尊親並行即位以来親見上帝而未及地祇恐乖明察之義又為議者所惑以謂五月祭地必不可行則是長闕事地之禮故因南郊并舉地祭欲

以致誠敬於大祇爾以臣所見欲以致誠反近於慝欲
以致敬反近於瀆何則南郊非款地之處冬至非見地
之時樂以圜鍾為均其變以六非致地祇之音燔柴升
煙非祭地祇之禮不問神之享與不享姑欲便於人事
不近於慝乎今世之人家有尊長所居異宮子弟致敬
必即其處尚不敢屈致一堂況天子事地可不如家人
之禮哉前日以合祭為非而罷之今日復行異日復罷
謂神無象廢置自由不近於瀆乎陛下志在誠敬而所
行反近於慝且瀆此無他為陛下謀者以古為迂率意
改作務苟且趣便一時故也臣愚不達時變切為陛下
痛惜之陛下即位八年兩行明堂大享之禮今茲有事

南郊凡與天神畢皆從祀次第行之則將来郊祀之歲
親祠北郊并及地理諸神固未為晚何苦遽為此舉以
涉非禮之議哉況五月祭地前世之所嘗行本朝開寶
中亦曾四月行雩祀之禮古人尚以六月出師孰謂夏
至有不可行禮者哉伏願速降德音収還前詔令冬南
郊禮畢即命有司擇定親祠北郊儀物令斟酌時宜省
去繁文末節以從簡便俟至郊祀之歲斷在必行如此
則於承事神祇不失誠敬先帝已正禮文不至無名改
作萬世之後以謂復行先王祭地之禮自陛下始不亦
善乎臣衆恩擢備從官職在典禮朝廷舉措得失臣與
其責故自聞詔以来彷徨累日言之則為逆旨不言則

為失職熟慮再三寧以逆旨獲罪不敢失職以負陛下任使也是以罄竭狂愚觸犯忌諱庶幾萬一有補聖明則臣雖受重誅所不敢避唯陛下留神省察不勝幸甚

大典卷五千四百四十八

宋會要　郊祀議論

元祐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禮部尚書蘇軾言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荅實蒙休應然則圜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祀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為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

獨以為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於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别也而獨畧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此知古者祀上帝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祭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

也昊天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獨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泰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

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為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為圜丘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圜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為圜丘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望皆

合食於圜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于圜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盖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别古者一歲祀天者二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

造宗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乃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宮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為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為常至於後世海內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于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之所行皆非

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哉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巡四嶽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亦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然則後世豈必能行周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

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
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
蓋非得已且吉父為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
為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為比乎議者必又
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
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氏注曰王
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
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後世人主不能歲歲
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
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
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為常

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自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異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有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

郊已為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與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有顧享非所以為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為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乎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權火天子于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

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得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

祀也三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為三年分而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享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為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為寒心伏望陛下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

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為無窮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
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徧享上下
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
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為當今軍
國之患不可但執周禮更不論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
嚴祀大典以時決定取進止貼黃稱唐制將有事於南
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
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為非三代之禮臣謹
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
後郊亦三代之禮也詔令集議聞奏

章如愚考纂

宋朝自仁宗以來三歲一郊始為定制明道嘉祐間又有恭謝天地之禮即太慶殿行之如明堂故事 [illegible]

酉是元祐八年

此係元祐八年不錯

宋會要 郊祀

四月十一日詔曰朕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世有損益因時制宜惟我祖宗嚴奉郊廟當遣官攝事皆考合於前文唯冀王親祠自裁成於大禮每以三歲對越二儀咸秩百神大賚四海迄先帝元豐之末講方丘特祭之儀益將補一代之闕容振百王之墜典朕惟菲德嗣守丕基列聖已行謹當遵奉先朝未舉懼不克堪是以皆歲仲冬竭誠大祀神祇享答祖考燕寧前詔有司載加集議猶欲咨度諸儒之論稽參六藝之文然理既不疑則事無可議斷自朕志協于僉言祇率舊章

瀾 禮之一四三之八

永為成式令後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仍罷禮部集官詳議詔聖元年五月十四日右正言張商英言義理之在人心禮文之出人情捨六經無以折衷其是非事有不幸而不經見則因時損益可也經訓坦明而故違之此在先王之法謂之亂名改作誅而不赦者也先皇帝以歷代典禮訛謬置詳定禮文所考合異同講廢興墜謂天地合祭非古也據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肆其私意剗蕩前憲既盡權且合祭指揮於前蘇軾又發六議於後太常博士陳祥道又以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詩為合祭不可破之論或折祥道曰審如子言則春夏祈穀於上帝豈以夏祈而合於春乎時邁

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詩曰允猶翕河豈以海岳之祀
而合於河乎祥道屈無以對而六議方且下禮部集官
詳議乃下手詔曰先朝未舉懼不克堪理既不疑事無
可議斷自朕志叶于僉言謂僉言叶同則范百祿何以
執議不從盛陶宇文昌齡何以為蘇軾所責曾肇朱彥
何以求去欲乞再下禮部議詔令尚書禮部太常寺同
共詳議聞奏十八日御史中丞黄履言南郊合祭自古
無有止因王莽諂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共牢逮于先
帝始釐正之陛下初郊大臣以宣仁同政復用王莽私
意合而祀之瀆亂典禮而進言者既陳殃咎以動之又
條六議以實之且謂古今之正禮不獨初郊可行實為

無窮不刊之典臣詳其說大槩以夕月西郊昊天有成命為得其要而不知天地定位不可為一故自日而降始得從祀記曰大報天而主日是也至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詩終篇雖不言地而其用可通是以序兼言之亦猶天作祀先王先公詩不言先公般巡守祀四嶽河海詩不言海其旨皆同由是推之天地不可合祭亦昭然矣詔送尚書禮部太常寺權禮部侍郎盛陶員外郎韓治太常丞王誼博士許彥劉達傅楫等言今略具元豐以來及元祐臣僚論議本末元豐元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奏本朝親祀上帝即設皇地祇位雖盡其恭事之誠而稽之典禮有所未合送本所詳定合更改

禮文閒奏陳襄議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請每遇親祠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祇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圜丘李清臣議常歲有司攝事于南郊亦不合祭其合祭之意止緣親祠欲徧及爾乞每遇親郊宿太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王存議倫物而後動不可以不相天時歷代祀天地之月率皆不同若聞有事於北郊用孟冬純陰用事之月理無不可陸佃議郊後必有望祭請冬至親祠因即圜丘之北別祠地祇張璪議謂宜即郊祀之歲於夏至之日備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陳薦議夏至方丘之祀于今決不可躬行雖然大備禮樂上公攝事則恐此議亦未能與古

合也況天子父事天母事地既親禮天神而不親禮地
祇質之情文深恐於義未安乞且循用舊制曾肇議國
朝以來三歲一見天地祖宗未嘗廢闕今冬至若罷合
祭而夏至又以有司攝事則不復有親祭地祇之時於
事天則躬行於事地則遣官以往其於父天母地之義
若有隆殺願親祀南郊之歲以夏至日備禮躬款北郊
以存事地之義顧臨等議恐北郊之禮未及親行徒崇
空文則天子長無親事地之禮請合祭如祖宗故事孔
武仲等議乞檢會王存奏議以孟冬詣北郊行親祠之
禮杜純議遇北郊上公攝事請於後苑中設望祠位舉
權火以望拜臣等以謂宜用先帝北郊儀以時躬行罷

以合祭之禮太常少卿王子韶議周禮夏日至祭地於方澤聖人制禮垂訓萬世不易之典元豐六年修定皇帝親祠北郊祭皇地示於方丘并上公攝事等儀已在有司望舉而行之

宋會要 郊祀

二年正月十四日三省言合祭既非禮典但盛夏之月祭地示必難親行詔令翰林學士尚書侍郎兩省臺諫官禮官同議如何可以親行祭地之禮然後可罷合祭曾布言天地宗廟四時皆有祭未聞盛夏可以廢祭祀也若謂議可以親祀北郊然後可罷合祭則先帝罷合祭為不當矣四月翰林學士錢勰刑部侍郎范純禮議先帝親祠之詔所宜遵守但當斟酌時宜省去繁文末節以行親祠之禮無不可為若謂盛夏之月天子必不可出郊即姑從權變禮以循祖宗故事吏部侍郎韓宗

或是元豐年應查宣通考卷七十條紹聖元年

案宋史三省議禮在紹聖時

師兵部侍郎王古議陛下郊見之初既已詔舉合祭若不先親祠北郊而遽罷合祭則遂闕事地之禮宜如祖宗舊制及前已降詔旨南郊合祭為便候已親祠北郊然後可罷合祭權戶部侍郎李琮議祭地之禮若能削去浮費敦正古典追復三代誠為盡美若以乘輿出郊而暑雨不常理難預度六軍儀衛百官車服勢難減損三代典禮或難全復則合祭權宜亦難輕罷太常博士傅楫議古者齋莊虔肅以事天地苟可致恭不敢少怠豈以暑暍遂廢大禮又況往返於將旦展采於未明而暑暍非患也願陛下果斷力行之殿中侍御史井亮采監察御史常安民等議乞且依祖宗舊典合祭給事中

虞策權給事中劉定中書舍人盛陶太常少卿黄裳議權用十月親祭皇地示于北郊以從世宜不失先王制禮以類饗神之意吏部侍郎豐稷議若祭地示比祀昊天之禮則盛夏之月難以親行欲乞郊祀之歲於夏至前三日皇帝御文德殿致齋遣官奏告太廟其行事陪祠官如常議至日五更一點皇帝乘法駕出宣德門詣北郊齋殿俟質明行事比幸金明池稍加儀衛禮畢還宮不甚炎溽若遇陰雨大慶殿可陳望祭之禮中書舍人盛陶議元豐中王存議以十月祭地臣竊以謂最近於古以純陰用事之月而祭地示於北郊於求陰之義不為過也起居舍人葉祖洽議以謂北郊之祠主於事

地所有太廟景靈宮自可差官攝事皇帝致齋於文德
殿前事一日鳯興至郊外齋宫次日五鼓行事質明禮
畢還内則是乘輿宿外不過一日無惮暑之虞於理為
可户部尚書蔡京禮部尚書林希翰林學士蔡卞御史
中丞黄履工部侍郎吳安持秘書少監晁端彦侍御史
翟思殿中侍御史郭知章正言劉拯監察御史黄慶基
董敦逸等議先皇帝考恊先王遂罷合祭修北郊祀地
之文更定儀注適追来孝正在今日而議者乃復於此
尚持二三之説謂盛夏之月不可躬祠且當合祭違先
皇帝之詔此臣等所未喻也又或以謂當用孟冬純陰
之月神州地示出於讖緯鄭氏祖而用之腐儒臆决無

所經見今奉祀大示而欲更用此禮亦臣等所未喻也蓋地示大祀也而夏至之日先王之所當行迺魏周隋唐之君亦有能行之者奚獨至今而疑之伏請罷合祭天地自後間因大禮歲以夏至之日親祠北郊其親祠北郊歲更不親祠南郊　三年正月二十七日詔曰朕惟先王之祀天地其時物器數各以其象類求之故以陽求天祀於冬至之日以陰求地祭於澤中之丘載於典經其義明甚而合祭之論特起於腐儒之臆說歷世襲行未之有改先皇帝以天縱大智緝熙王度是正百禮以交神明遂定北郊親祠之儀將舉千歲已墜之典雖甚盛德無以復加乃者有司不原本指尚或固陋肆

予冲人嗣有令緒仰惟先志其敢忽忘宜罷合祭自今
間因大禮之歳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於北郊應緣祀
事儀物及壇壝道路帷宮等宜令有司參酌詳具以聞
蓋用蔡京等議然北郊親祠終帝世未克舉云

全唐文

宋會要 郊祀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八月十八日起居郎周常言親祠南郊歲其夏至日祭皇地祇元豐四年四月十三日奉詔修定上公攝事儀令來親祀北郊之歲冬至祠昊天上帝即未有上公攝事指揮兼遇明堂袷饗藉田等大禮不及親祠天地並合以上公攝事詔令禮部太常寺詳議脩定儀制聞奏

全唐文

宋會要　郊祀

寧宗嘉定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臣僚言伏覩郊禮在即陛下祇奉神示其純誠固有以昭格矣而躬行盛德又自足以上當天心不惟致敬於練日告虔之時也然臣以為一人致其精一於上必百官有司駿奔無射而不匱於下斯可以感助聖德而潛通於物冥自然神示降格而福祿之來下也周頌有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春秋傳曰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敬也薦其美也臣請得而詳陳之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

告於天地之間也此祭宗廟之文也而周家祀天祭地奏黃鍾歌大呂奏大簇歌應鍾其爲詔告於天地之間則一也樂工瞽師蓋聲音之所自出令登歌之樂列於壇上薦於上龕蓋上帝地祇太祖太宗並侑之側也而宮架之樂列於午堦之下則百神之所同聽也夫樂莫尚於和平以平時舉祀言之絲竹管絃類有斷闕未知令復何以戛擊搏拊鼓吹佾舞之工蓋數百人宴人賤工安能獨潔而無請係名之人亦與其間垢穢擾雜殆不可辨此不可不嚴者一也周人尚臭灌用鬱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此祭宗廟

之文也而大雅所言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毛氏曰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登大羹也其求乎神之義則一也今自圜壇之上暨于曾龕之下相承位序甚衆所謂籩豆簠簋登鉶尊俎之實肉惟牲牢至期宰擊餘如膴鮑魚鱐與大兎鶉鷃菹之醯麋麇之醢其類甚不一也皆各司之所豫造也餌餈酏糝黍稷稻梁之食芹荀之葅亦不一也則皆神廚至期之所造也竊聞豫造者先後遲速或不能揩揩日分至有色惡臭惡之慮而先期呈饌之時或雨辰決無乃大早而所供之物或不可用如醯醬之缶覆之瓦既無從再祭其可改換者未免倉卒而無復可祭者不

可得措手矣蓋呈饌出於一時頃刻之間而隊造之司
吏卒習於鹵莽之素而有司掌之者不過一巡視之而
已百司徂於大具至於事神亦復無忌以至酒齊之設
凡有數等京尹之司不過委之右選趨走之人其為醲
醨既不可品嘗其不中度者甚多也氣臭之不嚴如此
豈復有馨香之上達也哉矧又有散甚者名為供官殆
百餘人祭之日凡籩豆簠簋登鉶尊俎之屬滌濯者此
曹也籩豆簠簋登鉶尊俎之實鋪設者亦此曹也滌濯
固已鹵莽而夜半設實於器皆其手所執煩褻但貟摖
乾物之類而醓醢餌酏腥熟酒齊之屬亦皆出於其手
之所買竊聞此曹係籍奉常平時所給微甚籃縷垢穢

殆不可近而况執事之夕又復無所止宿半夜而興頮面濯手皆所不及也僅有漫漶之服以濛其外而可使之供祭實乎至若贊引之人亦百餘輩進退於神位儀物之間上焉則切近於至尊次焉則隨逐於禮官平時亦皆供官之類耳以垢汙之人而濛之以漫漶之服是皆不可進退於神位儀物之間者也此不可不嚴者二也昔魯人之祭也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則為不敬之大今圜壇一龕之位通二龕三龕至壝埒之内外為位者八百分獻之官贊禮之人不能審候壇上疾徐之節但欲速於竣事獻官既多而禮生率常抽差六部寺監帥漕之貼吏

為之既不閑習於禮而贊引捉給獻官跪拜俛興酌奠
皆不及於禮端行無有而并行如奔其為怠慢甚矣此
不可不嚴者三也夫三說如此正合汲汲求所以整齊
之臣愚以為天下之事一則治散則偷久則專暫則忽
今郊禋大禮其百司所供之物所造之物各有攸司固
不可不分任之也而提綱總要當出於一不然則禁之
徒峻察之徒苛而下之便文逃責終不可得而究也奉
常為九卿之長蓋統攝齊一之所自出況今郊禋大禮
實又奉常之所掌乎臣前所陳登歌宮架之上奉常固
自有籍矣其有請者若干人而尚不足用則未免以無
請寄名者足之今名為色長者當考見絲竹管絃有無

勑閑速行修補仍必拘集羣工洗沐澣濯存其衣裝之可者其有不整之人責限令其措辦可也今雖有澣濯之令而莫之遵奉也若其供官貧引之人垢弊已甚又非樂工之比乞從御史臺行下奉常於一行人點名之外更加逐一檢察合用若干人除其間稍可備數之人自餘垢弊已甚必不可責其自辦者令奉常具申朝廷行下外祇備庫將先來檢討退下漫漶舊弊之物置造衲衣一褐一袴先期發下奉常見名責領色長至期盡去其垢弊之衣而外襲之以法服表裏咸潔可以執事於籩豆簠簋登鉶尊俎之間而親近於崇嚴清肅之地矣若夫一行合干等人名數猥衆乞下臨安府令於便

近慈雲等處闕報居民灑掃爲備先期一夕令執色之
人分就民居止宿夜半而興各醮面濯手整束衣服以
趨祭所仍周環壝下約每十數步爲置一盥帨俾供官
禮生等人必先盥帨而後升壇所是半夜鋪設亦乞於
分獻官差到內就令分頭躬親同供官逐位鋪設務令
極其嚴潔洵之挾之一一如法可也所是神廚雖已差
官監造亦必奉常幾察之仍乞下臨安府大禮酒庫專
差文官監造而豫造之廚從所司函撥人員經過奉常
躬親監造可也雖然令奉常之官朝廷分遣專一周旋
檢察如升歌宮架之工豫造近造之廚府屬所造之齋
供官贊引之役察之必周令之必嚴皆歸於奉常而不

至於散漫苟且而無及於事也彼分獻贊引之人必令詳緩如禮亦從御史臺行下約束夫以郊禮大禮竊聞鉅費至數百萬而四方之糜費不與焉皆非切於事神也而聲音氣臭之用莫嚴於圜壇一處乃若先二日之朝獻先一日之期饗其聲音氣臭之用則同出乎此也臣前所陳弊害非一此而不嚴則鉅費數百萬皆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臣觀士庶之家或延緇黃設禱祠主人齋戒於家而僮僕莫不知懼於下庖廚者屏氣不息守護者呵禁甚虔仰惟萬乘之尊郊禮大禮赫臨在上陛下嚴恭寅畏無一息之少間而又臨之以五使之重兢兢謹飭而百官有司顧循習舊弊不能凜然

王

上承九重之意其可不亟正之以對越天地祖宗之威

靈從之

朝日夕月 紹興三年四月十五日禮部太常寺言同封員外郎鄭仕彥劄子奏稱陛下自即位而來巡幸東南郊祀明堂以時定舉興越禮殘國忌薦行儀如社稷高禖之祀悉已舉行至于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之不至夏至冬至上天地之祀五帝于四郊亦祀之尚何獨缺而不舉欲望聖慈明詔禮官討論典禮據而行之詔令禮部太常寺討論申尚書省今討論欲依本寺所申已所有合用牲牢禮料祭器等依儀注十二籩豆其三獻官并以緣今來多事之際難以盡依禮例欲乞止設祀並三獻指揮以時設籩豆各一實以○酒脯鹿臡不獻官員行事所有合祀時月乞當欲乞首繫就蘭依神州地祇禮例施行詔依

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禮部太常寺言准勑從條上言祭祀之禮大祀三十有六而今所行者二十有三其一十三祭止作中祀欲望命有司依舊作大祀行禮勘會數內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緣今來壇壝齋宮未備欲乞朝日權于東青門外長生院夕月于錢湖門外惠照院行事詔依七月二十六日禮部太常寺言勘會八月九日秋分夕月係在錢湖門外惠照院望祭齋宮行禮依儀用酉時三刻後行禮畢收非監察御史監視封

詔光堯興望闕拜降詔進胙契勘是日錢湖門并和寧門並係已閉門時刻委是進胙不及今省記在京日秋分夕月其所進胙止于太常寺言勘會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合用禮神真玉奠獻胙爲太宮製造止奠幣行礼進胙明堂大禮已行製造真玉欲乞自今後依儀奠玉幣行礼詔依齋宮安摘次日齋宮赴通進司御廚投納欲乞依上件体例施行詔依 朝日夕月儀

全唐文

中興禮書

祀熒惑星

紹興七年六月二日禮部太常寺言太常博士黄積厚劄子奏今大祀之未舉者如熒惑大蜡之類中祀如嶽鎮海瀆農蠶之類小祀如司中司命之類或以為國解禳或以為民祈穀神人相依之道實不可廢欲望特降睿旨下有司條舉而行之詔令禮部太常寺同共條具今契勘未舉大中小祀凡三十九緣車駕巡幸齋宮祭器祭服等並皆未備今欲先次舉行大中小祀立夏日祀熒惑合於南方緣今來壇壝齋宮未備又緣淨明寺已充同日祀赤帝行事相妨今欲乞權於錢湖門外惠

照院齋宮行事　大辰紹興七年六月二日禮部太常
寺言准勅臣僚劄子奏臣聞古之火正蓋火官也帝嚳
則有祝融陶唐則有閼伯掌行火正以順天時後世尊
為大祖配祭火祖星夫祝融氏遠矣士弱之對晉侯公叔
僑之告叔向皆商言閼伯之居商丘說者謂商人承閼伯之
業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災變修道以銷除班固
志之可攷而知且宋大辰之墟而房心之野商丘在焉
今睢陽是也國家垂統實感炎德以宋建號用詔萬世
太祖受命陛下中興應天順人皆在於此是則大火之
神發祥儲祉佑我寶祚其所由來久矣仁宗康定間禮
官建明因古商丘作為壇兆以閼伯配大火之祀內降

祀詞命詔京尹正之臣奉祠行事牲幣籩豆咸有品式
多事以來祀弗克舉殊非祐神之意比年多災雖緣有
司不戒于火然預防之計亦宜無所不用其至臣愚欲
望睿慈特命西臺參酌舊章即行在所每遇辰戌出納
之月各設位望祭如此豈特昭炎德昌熾之福蓋亦弭
災之道也詔令禮部太常寺同共討論申尚書省令勘
會應天府祀大火道因臣僚陳請季春季秋見於行宮
設位望祭兼昨宣和間因臣僚陳請以季春出火日於
東郊季秋內火日於西郊各建壇壝以大祠之禮祀祭
大辰近緣軍興未曾舉行今討論欲依今來臣僚所請
於行在所每遇辰戌之月依見今舉行五方帝禮例差

差官用酒脯設位望祭詔依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禮部太常寺言准勑臣僚上言祭祀之禮大祀三十有
六而今所行者二十有三其一十三祭止作中祀欲望
命有司依舊作大祀令勘會壇壝齋宮未備所有祭祀
大辰具季春出火欲乞權於東青門外長生院行事季
秋内火欲乞權於錢湖門外惠照院行事詔依乾道五
年八月二十九日禮部太常寺言准都省批下太常少
卿林栗丞陳損博士龔湜劉子契勘九月十四日望祭
應天府大火以商丘宣明王配二十一日内火祀大辰
以閼伯配大辰即大火也閼伯即商丘宣明王也伏緣
國朝以宋建號以火紀德 太祖皇帝光堯壽辰太 上皇

帝皆受命於宋故推原發祥儲祉之所自崇建商丘之祠府曰應天廟曰光德加封王爵錫謚宣明所以追嚴者備矣今有司旬日之間舉行二祭一稱其號一斥其名義所未安恐合釐正欲乞今後祀熒惑大辰其配位稱闕伯者祝文位版並依應天府大火禮例改稱商丘宣明王以稱國家崇奉火正之意令勘當欲依逐官所乞詔 依祀大辰儀時日齋戒陳設省牲器實玉幣進熟望燎 時日太常寺預於陽季以季春出火季秋內火祀大辰關太史局擇日太史局以其日報太常寺太常寺參酌訖具時日散告 齋戒前祀十日受誓戒於尚書省其日五鼓贊者設位版於都堂下吏部尚書在左

刑部尚書在右並南向初獻亞獻終獻位於其南稍東北向西上監察御史位於其西稍北東向光祿卿兵部工部郎中光祿丞位於南稍西北向東上光祿丞位稍卻奉禮郎太祝太社太官令位於其東西向北上質明禮直官贊者引行事執事官就位立定禮直官引吏部尚書由都堂降階就位禮直官贊揖在位者對揖吏部尚書搢笏讀誓文云某月某日享春出火某月某日享秋內火祀大辰各揚其職不共其事國有常刑讀訖執笏禮直官贊奉禮郎太祝太社太官令光退餘官對拜訖乃退散齋七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不弔喪問疾作樂判書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三日光祿

卿丞太社太官令齋一日二日於本司無本司者於隣近寺觀質明至唯祀事得行其餘悉禁前祀一日質明俱赴祠所齋官官給酒饌祀官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

陳設前祀三日儀鸞司設行事執事官次於齋宮之內及設饌幔於殿門之東北向內又於殿之東南西向前二日有司牽牲詣祠所前一日太社令帥其屬掃除殿之上下太常設神位席太史設神位版於殿上凡設神位版皆太社令監視太常設祭器凡設祭器皆藉以席籩豆又加巾蓋以俟告潔既畢權徹有司陳牲於殿之東南西向祝史各位於牲後太常設省牲位於牲西三獻官在南北向光祿卿兵部工部郎中光祿丞奉禮

郎太祝太社太官令在北南向俱西上凡設光祿丞以下位皆稍却監察御史位於光祿卿之西少絕太常陳禮饌於殿之東南西向內外於殿之東南南向設省饌位版於禮饌之西內外於禮饌之南三獻官在西東向北上內外在南北向西上監察御史在北南向內外在西東向光祿卿兵部工部郎中光祿丞奉禮郎太祝太社太官令在南北向東上內外在東西向北上太常設登歌之樂於殿上稍南北向祀日丑前五刻禮直官贊者諸司職掌各服其服太常設神位席太史設神位版大辰位於殿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商丘宣明王於殿上東方西向席以莞太常陳玉幣於神位前之左玉以

去璧或以玉配位不用玉玉加幣上置諸篚幣以赤繒
版於神位之右置於坫次設祭器實之每位各左十有
二籩為三行以右為上第一行形鹽在前魚鱐糗餌粉
餈次之第二行榛實在前乾桃乾橑乾棗次之第三行
菱在前芡栗鹿脯次之右十有二豆為三行以左為上
第一行芹菹在前筍菹葵菹菁菹次之第二行韭菹在
前酏食魚醢兔醢次之第三行豚拍在前鹿臡醓醢糝
食次之俎二一在籩前實以羊腥七體兩髀兩肩兩脅
并脊兩髀在兩端兩肩兩脅次之脊在中一在豆前實
以豕腥七體其載如羊又俎四在俎右為二重以北為
上第一重實以羊腥腸胃肺離肺一在上端刌肺三次

之端三胃三又次之一實以豕腥膚九横載第二重一實以羊熟腸胃肺一實以豕熟膚具載如腥皆羊在左豕在右若配位即以東為為上登一在籩豆間實以大羹鉶一在登前實以毛血簠二簋二在籩豆外二俎間簠在左簋在右簠實以稻粱粱在稻前簋實以黍稷稷在黍前設著尊二一實明水一實醴齊初獻酌之壺尊二一實明水一實盎齊亞終獻酌之皆有罍加勺冪為酌尊太尊二一實泛齊一實醴齊山尊二一實盎齊一實緹齊犧尊二一實沈齊一實事酒象尊二一實昔酒一實清酒皆有罍加冪設而不酌並在殿上稍南北向西上配位即設於正位酒尊之東每位各有爵坫太常

設燭於神位前又設俎四於饌幔內洗二於殿東階之東南向盥洗在東爵洗在西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若爵洗之篚則又實以爵加坫執罍篚者位於其後又設揖位於殿之東南如省牲之位唯不設光祿卿丞太社令位積柴於殿門之外燎所內火於燎壇設望燎位於其北三獻官在北南向西上監察御史在西東向兵部工部郎中奉禮郎太祝在東西向北上又設三獻官席位於殿東階之東西向南上兵部工部郎中席位於三獻官席位之南西向北上設監察御史席位於殿下北向奉禮郎太祝太官令位於其後俱西上光祿卿席位於監察御史之東北向又設監察御史

位於殿上樂虡之北在西東向奉禮郎太祝在東西向
北上太官令在酌尊前俱北向　省牲器所祀一日行
事執事官集初獻齋所肄儀太祝習讀祝文瓶玉幣及
神位版訖次禮直官贊者分引行事執事官詣殿東省
牲位　凡物獻行事禮直官引餘官皆贊者引　立定禮直
官贊揖次引監察御史升自東側階　凡行事執事官升
降皆自東側階內外並升西階　眡滌濯執事者舉冪曰
潔俟復位禮直官稍前曰告潔畢請省牲太祝出班巡
牲一匝詣初獻前西向躬曰充退復位光祿丞出巡牲
一匝詣初獻前西向躬曰腯退復位禮直官贊省牲畢
請詣饌位揖訖引行事執事官各就位立定禮直官

贊揖所司省饌具畢禮直官贊省饌畢揖訖俱還齋所
光祿丞太祝以次牽牲詣廚授太官令次引監察御史
詣廚省鼎鑊及眡滌濯乃還齋所未後一刻太官令
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槃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
牲體後太社令帥其屬掃除殿之上下訖還齋所　奠
玉幣祝日丑前五刻（行事春用丑時七刻秋用丑時）一
刻太社令祝入視設神位版訖退次太官令光祿丞帥
其屬實饌具畢光祿丞還齋所次引光祿卿入詣殿下
席位北向立贊者曰再拜光祿卿再拜升殿點禮饌畢
退還齋所引監察御史升殿點閱陳設糾察不如儀者　凡
點視及點閱皆先詣正位次樂正帥登歌工人升殿各

就位陪祭官各服祭服次引行事執事官各就殿之東南揖位立定禮直官贊揖次引監察御史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入就殿下席位北向立次引三獻官兵部工部郎中各入就殿東階之東席位西向立禮直官稍前贊有司謹具請行事高安之樂作六成止太常升煙燔牲首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次引監察御史奉禮郎太祝太官令俱升殿各就位立定太官令就正位酌尊所次引初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升殿正安之樂作凡初獻升降行止皆作正安之樂詣大辰神位前北向立樂止嘉安之樂作初初獻搢笏跪次引奉禮郎搢笏西向跪執事者以玉幣授奉禮郎奉玉幣

授初獻執笏興先詣商丘宣明王神位前北向立初獻
受玉幣奠訖執笏俛伏興再拜次詣商丘宣明王神位
前東向立 酌獻詣配位准此 奠幣如上儀樂止奉禮郎
復位初獻將降階樂作復位樂止 進熟祀日有司帥
進饌者詣廚以匕升羊載于一俎 肩臂臑在上端䏶在下
端正脊一直脊一橫脊一長脅一短脅一代脅一皆二
骨以並在中次升豕如羊載于一俎 正配位羊豕各一
俎 設於饌幔內候初獻既升奠玉幣訖入陳於殿東側
階下西向西上 內火入陳於殿西階下北向北上次引
兵部工部郎中詣殿東側階下 西火詣西階下 搢笏奉
俎 兵部奉羊工部奉豕 升殿豐安之樂作詣大辰神位

前北向跪奠先薦羊次薦豕各執笏俛伏興有司設於
豆右腸胃膚之前 羊在左豕在右 次詣商丘宣明王神
位前東向奉俎如上儀樂止俱降復位次引太祝詣大
辰神位前東向立次引初獻再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
盥手帨手執笏次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
爵授執事者執笏升殿樂作詣正位酌尊所西向立樂
止祐安之樂作執事者以爵授初獻搢笏搢笏跪執爵
執尊者舉冪太官令酌著尊之醴齊訖先詣配位酌尊
所北向立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大辰神位前
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三祭酒
奠爵執笏俛伏興少立樂止太祝搢笏跪讀祝文訖

執笏興先詣商丘宣明王神位前南向立初獻再拜次
詣商丘宣明王神位前酌獻並如上儀樂止太官令復
詣正位酌尊所太祝復位初獻將降階樂止次位樂止
次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次詣
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執笏升
殿詣正位酌尊所西向立文安之樂作執事者以爵授
亞獻亞獻搢笏跪執爵執尊者舉冪太官令酌壺尊之
盎齊訖先詣配位酌尊所向立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
笏興詣大辰神位前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
獻亞獻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次詣商丘
宣明王神位前行禮並如上儀樂止降復位次引終獻

詣洗及升殿行禮並如亞獻之儀降復位禮直官曰賜
胙贊者承傳曰賜胙再拜在位者皆再拜送神禮安之
樂作一成止　望燎初理安之樂畢引三獻官兵部工
部郎中詣望燎位有司各詣神位前取幣祝版置於燎
柴次引監察御史奉禮郎太祝降階詣望燎位立定禮
直官曰可燎火燎半柴次引初獻以下詣殿之東南揖
位立禮直官贊禮畢揖訖退太官令帥其屬徹禮饌監
察御史詣殿上監視收徹訖還齋所光祿卿以胙奉進
監察御史就位展視訖光祿卿望闕再拜訖乃退　立
夏日祀　熒惑降神奏高安之曲六成　國朝為宮三
奏　五緯相天各率其職司禮與視則維熒惑至陽之

南黃仲姑無林仲太仲林南林黃無太夾南林太仲林

昔由我民藏于以求之祀事孔明 黃無夾黃無林黃仲

天

黃鍾為角一奏

有出有嚴伏見靡常相我國家

姑太南林應南太黃林南蕤姑

鑒觀四方視罔不正終然允臧神具格思明德馨香

太

姑林南黃姑應南黃南太黃南林林南蕤姑

太簇為

徵一奏

小大率禮化縱于儀度米錯事秩秩孔時難

南太夷蕤太應蕤姑南應太應姑蕤姑太南

令之故閟我數度修厥典常神其來顧

蕤應南南蕤姑

太姑太蕤姑夷蕤應南

姑洗為羽一奏

於赫我宋

大夷應夷

以火德王永永丕圖繫神之相神其來矣維其時矣禮

大無蕤沽沽大蕤沽沽蕤無夷夾大應夷大應夷蕤沽

備樂奏神其知矣

大蕤沽應夷夾大

初獻升殿歌大

呂宮正安之曲

凡升殿降殿樂曲並同

有儼其容有

大仲夷仲大

潔其衷屹屹崇壇伊神與同神肯降格嘉神之休虔恭

無林仲夷仲無夷夷無夾大夾大夾仲黃無林夷黃大

降登神乎安留

夾仲大無夾大

初獻詣熒惑位奠玉

幣歌大呂宮嘉安之曲

馨香接天肹蠁恍惚求神以

大夷林仲仲無夷夾大仲夾

誠薦誠以物有籍斯玉有篚斯幣是用薦陳昭茲精意

夷無夾大夾大無夷大夷仲無夷黃太夾仲黃無夾大

初獻詣商丘宣明王位奠幣歌大呂宮嘉安之曲

熒惑在天惟火與合繫神主火純一不雜作配熒惑祀

大仲夾仲大無林夷夾仲大無夷仲夾大夾大無夷夷

功則然不腆之幣于以告虔

無黃無黃大林仲夷仲夾大

捧俎奏黃鍾宮豐安之曲

火黃遵其令無物不長

沽南林應南蕤林

視此牲牢務得其養豢以祀神有腯其肥非神之宜其

林黃太黃林沽南林太黃大沽黃南太黃應南蕤沽南

將焉歸

沽太黃

初獻詣熒惑酌獻歌大呂宮祐安之曲

皇念有神介我戩穀登時休明有此美祿酌言獻

大大夷仲無夷仲無夷大無林仲夾仲無夷夾大夾
之有飶其香神兮宴娭醉此嘉觴
仲黃無林仲黃大夾
仲夷無夾大
祐安之曲
初獻諧商丘宣明王位酌獻歌大呂宮
誰其祀神知神嗜好閼伯祀火為神所勞
大夷夾仲林仲無夷黃大仲夷林仲無夷
勝言配食既與火俱於樂旨酒承神嘉虞
黃大夾仲夾
仲大無大無夾仲無夷夾大
曲
終獻同
亞獻奏黃鍾宮文安之
神既貺施嗜我飲食申以累獻以承靈德
黃沽林南應南甤林黃南太黃南太黃太
神方常羊咸畢我觴于再于三于誠之將
沽林南林沽
南林太黃沽太黃沽應南甤林太黃
送神奏夾鍾宮

理安之曲

登降上下奠璧奠斝音送粥粥禮無違者
夾黄仲林仲林仲夾夾黄無黄南林黄無太夾仲林無
其將歸顧我國家遺以繁釐太夾仲林無
林黄無夾無南林太黄仲夾

立夏祀熒惑文

維某年歲次月朔日辰星皇帝御名謹遣某官臣姓名敢昭告于熒惑明視正禮光于南方有赫炎靈相我皇祚立夏氣至盛德在火載修祀事用格丕貺謹以嘉玉量幣牲齊粢盛庶品恭陳明薦以商丘宣明王配作主尚饗

商丘宣明王配侑稱敢昭告于商丘宣明王惟神受封商丘主司大火德被梁宋功施今古爰以立夏致祀熒惑俾侑大神永錫多祐

季春出火季秋內火祀大

辰文三 維某年歲次月朔日辰嗣天子臣御名 謹遣某
官臣姓名聽昭告于大辰季春之月大始昏見恪遵舊
典秩祀用修嘉薦令芳以侑明德尚其顧饗永佑丕圖
謹以嘉玉量幣牲齊粢盛庶品恭陳明薦以商丘宣明
王配神作主尚饗 季秋云昔康定中儒臣獻議修我
炎德新兹祀事斗柄指戌神用宿歲爰告內火率循舊
章 商丘宣明王配侑 維某年歲月月朔日辰皇辰
帝御名 謹遣某官臣姓名敢昭薦于商丘宣明王爰以
季春祀于大辰惟神肇自陶唐主司火正宜爾配食祀
于貴神令兹季春辰使昏見恪修令典以薦馨香神其
侑之尚期孚佑謹以量幣牲齊粢盛庶品恭陳明薦作

主侑神尚饗　季秋云爰以季秋祀于大辰惟神受封
商丘主司火正有功厥職配食為宜令兹季秋辰伏於
戌恪脩時祭以蔦馨香神其侑之尚其顧饗

乾道一年八月六日頒領江陰軍繳到祈雨雪法兩浙西路安撫司申江陰軍申祭龍求雨已散之天下看詳批送禮部看詳本部下太常寺勘會繳到祈雨雪法具載皇祐二年六月中書門下牒先朝曾降祈雨法下諸處年深損墜令再將修較雕板摸印成冊送崇文院進都進奏院頒下諸路州軍監縣等至今委是年深內處損墜不存今欲依兩浙西路安撫司申將江陰軍繳到皇祐二年祭龍祈雨雪內添入繪畫龍等樣制從禮部行下臨安府鏤板用黃紙印造成冊發納禮部禮部行下都進奏院頒降諸州府軍監縣等如法收掌遇行雨雪嚴潔依法所求一置壇法先擇左側有龍潭或林藪或水泉所出水邊林木叢茂或有洞穴深邃甚是之處或

居靈祠古廟以為壇地取庚辛往癸及成日滿日之時置壇及處刺史縣令并官屬耆宿應執事人皆先齋潔三日官屬並公廨[illegible][illegible]餘人並常服其日具酒脯白魚乾信幣帛繒五色時菓各奇一担二豆兩前布淨席二領南向以白魚乾信置豆組上時菓實豆中香爐置組豆南又以新幞覆蹈稍內安卑繒置香爐前並陳於席上又以淨罇盛酒陳席東又設祀官位於席南州則刺史親祀縣則縣令親祀禮生引祀官就位執事者實一爵置組上祀官再拜跪奠執事者又實一爵祀官又拜跪讀祝於壇地之東南向讀祝人州縣各以吏式祝文曰維某年某月朔某日具官姓名謹以清酌脯醢以音為說並也時菓信幣帛繒之奠昭告于某處社令后土神后之靈伏以久愆甘雨祈守印吉人但為守將害農功夙夜懷憂罔知所慰令于此地置壇求龍伏惟社令后土神其鑒此精誠無或艱阻俾龍允饗具祭尚不為災尚饗禮文訖祀官再拜執事撤器箱豆祀官前授進飲酒再拜遂取卑繒及酒脯等于席南瘞之坎深一尺瘞訖撤席造方壇壇用淨土築成凡三級每級高一尺上級方闊一丈三尺中級下級四面各容一尺七寸皆以淨泥泥之去壇二十步圍以白繩嚴令人入州縣官屬耆宿並于白繩外陪位非祀官及執事者並不得輙入一畫龍法取

新淨絹五尺攢界為二節於下節畫水水有波岸水中畫龜左顧口吐黑氣初如線形引至二三寸漸大散作黑白雲又于中節畫龍龍色隨日干庚辛日畫作白龍壬癸日畫作黑龍若取張僧繇畫盤龍樣尤佳也龍口吐黑白氣成雲黑色且多又於上節畫天用朱砂點十星為天元龜星形星中畫黑氣亦左顧勿令龜氣太分明亦勿令與龍所吐雲氣相接其龍以金銀朱砂和黃丹作色飾之極令鮮明一條龍法先令一道士於壇上執水盂攪黑龍或無道士趣但號青天座遶壇一匝可也大忌在身置雜斷污觸取新竹二竿各長七尺竿頭留其葉植於壇上或無竹處以葦及楊柳代之尺數並依竹竿竿頭各掛一皂幡各長二尺四寸取龍膽拭兩竹之間龍前置新席一設俎豆酒脯棗果香燒香以禱天大勿用炭龍畏炭也亦勿用鐵器龍亦畏鐵器也又取白鵝一隻無鵝處以鳧鴨代之龍於壇南以物束口無令作聲又設祀官位於其南自置壇後歷預祭官屬香祝并執事者並齋潔絕葷辛宴飲及弔喪問疾祭日以天明集壇下子時行事壇之東西各設燈盞二又於東南置盥洗如無盥洗代以盆盂祝屬香祝並陪位於白繩以標生引祀官至盥洗盥手畢又引就位再拜奠酒再奠再拜讀祝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位官姓名謹以

酌脯蓋花菓名香爲飾膟之牲敢告於里社神龍某授命大君爲祈陰

伏以亢陽爲沴甘雨久愆祈雪即云氣雪久愆慮害農功莫遂風化今

謀于通籤啟此壇場備爲吉蠲用求靈應伏望即日駕興雲風祈雪兩

合雪驟風降爲膏澤至誠必報無作龍羞伏惟尚饗讀文訖祀官奠酒

再拜授齋飲酒訖又拜執事者用新盤不擇精粢素銅錫但新潔者取鵝

於壇南刀割其頭三分存一勿令斷盤盛血至於壇上承之以俎又以盤

盛鵝身於壇南取血奠之奠訖祀官再拜陪位者並拜又祝云五日内雨

足祈雪即云雪足當更賽謝又再拜撤席撤俎豆唯留血盤於壇上別添

香火又以大盆盛淨水以楊柳枝條略點水灑龍蜥訖置於水上祀官并

執事者俱出至來日午時前不得更令人至壇側常數十步遣人巡邏之

一驗雨法次日寅時雨刺史躬率官屬香酒等拜於壇南白繩外道執

事者入壇視血盤中如無物得雨雪疾或有蝦蟆蜥蜴蜈蚣百足之類即

有大水所見蟲虵並送水中不可損犯或得飛鳥蟻子及蟲鳥糞即由祀

官心不精潔故隱無應雨雪降遲當再虔誠祈告告訖執事人取盤洗血

并鵝於壇前掘坎瘞之龍蜥且置壇上時令添香換水候雨雪足即放之

一賽龍法雨雪足候三日用猳豬一牢於壇東西取血以盤盛置壇前及

取豬若毛血於壇外瘞埋別盛以盤加以時菓及酒不設俎豆唯在精潔又設祀官位如前禮生引祀官就位再拜奠酒訖又再拜讀祝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姓名敢告于里社神龍近以亢陽為災立壇祈禱果蒙靈感獲此甘澤（雪降即云獲此嘉雪）今擇吉日以報神德伏惟尚饗讀文訖祀官再拜授爵飲酒訖又拜執事人餕於門繩外事畢拆繩又於壇外取土堀置壇上祝云祈雨已畢（祈雪即云祈雪已畢）無有後報急急如律令祀官等並閉氣而還龍蜂賽訖送置左側大水或潭穴中並從之